

大堰，让我魂萦梦牵

□阎爱鹏

人只有与故乡有了时空上的距离，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故乡。身在舟山的我，奉化大堰镇始终是我魂萦梦牵的地方。

2019年1月28日下午，当“最美大堰人”红绸徽标披上我肩膀时，心情的激动难以言喻，感谢大堰镇党委、政府给我如此殊荣，感谢乡亲们给我如此厚爱！

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2018年，我曾被评为“舟山市普陀区好人”“最美舟山人——舟山好人”等，这些荣誉当然使我幸福，但比之“最美大堰人”，我总觉得后者更为亲切温暖。因为这里面蕴含着一份醇厚乡情，比什么都珍贵。大堰镇马站村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留着我一行行童年足印的地方哟！

去年，承蒙各级领导同志关爱，多次来我家探望慰问，其中两次在我心中印象最为深刻。一是11月20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钱小芊同志一行十余

人专程来访；二是12月27日宁波市奉化区大堰镇党委书记戴志锋与宣传委员梅宝明等一行四人来看望。钱书记是中国作协最高领导人，竟然会关怀到一个偏远海岛的笔耕老者，怎不令人感动？而戴志锋同志是我故乡父母官，临近年关，公务缠身，竟能抽出宝贵时光来慰问我这个离家多年的游子，一片赤忱，更是铭诸肺腑。家乡就是好，记得我获全国第八届冰心散文奖时，是梅宝明同志第一时间发来家乡人民祝贺我的短信。

我对这两次领导的来访，接待时有所区别。钱书记一行莅临寒舍，是鼓励我多出作品、出好作品，因此，我一个人接待就够了。而戴志锋一行是我家乡的父母官，来我家是对我一家的关爱。因此，我把女儿、女婿都叫来分享快乐。尔后，大堰镇青年干部赵伊丽与两位小后生来我家录像，饭也没吃就回大堰，来去匆匆，真是过意不去。不过，我替小赵高兴，言谈中我知道她从普陀到奉化后，已扎了根，在这么美好

的镇里工作，够幸福了！

“最美大堰人”颁奖式上，主持人小刘采访我，问这次来到大堰，您心情如何？

我说心情无比快乐、甜美！我的老家马站是大堰镇管辖的一个村，与大堰仅距十余里。大堰这片土地儿时走过多次，前几年清明节也去过，觉得大堰真是山清水秀、别具风情的生态镇，是个养眼怡心的好地方。但总感觉有点陈旧，一些街屋砖墙苔衣斑驳。这次来大堰令人耳目一新，见不到灰暗阴涩，扑入眼帘的是一列列整齐干净的黛瓦粉墙的小楼，一座座漂亮的精致民宿，一条条银河落地般的晶莹玉洁的大道……几条水泥桥穿连东西两岸小街，桥下碧粼粼的溪水洒然而流。即便冬日，溪畔一把把藤椅上依然有老人晒太阳，悠闲地喝茶聊天，多么美好幸福的山乡小镇呀！

小刘又问，您写的反映家乡大堰风土人情的文章感动了很多，今后还会有新作吗？

是的，我写过《故乡马站的风

韵》《走进巴人的故居》等反映故乡风貌的散文，但不多。相比几位“最美大堰人”，我真的惭愧。箭岭村环保志愿服务队、五代同堂慈善传家的徐松岳、桑梓情深的石井游子杨孟君、张家致富指导员冯德林、快乐医生周军等，他们或弘扬慈善美德，或以百万重金助乡村振兴，或竭虑殚精扶贫致富，或救死扶伤，他们都为大堰更美好而贡献卓著，名至实归。而我何德何能，敢与比肩？“最美大堰人”的颁奖，将促使我尽力去为家乡多写一点。只要一息尚存，就笔耕不辍，努力去反映家乡的风韵。

好在用不着仔细地去考证历史，乡贤董满禹先生已送我《连山史话》，哈，省力了！我只需用眼睛看看，用脑子想想，写出家乡的风光韵味，再引一点董先生的史料就可以了。

故乡的山山水水在我心，走过的人生之路已经很长了，让自己在怀乡中寻找一份温暖的寄托吧！

□王林军

入冬以来，太阳老是躲着不见，老天断断续续、没完没了地下着冷雨，即便偶尔歇一下，也是阴沉个脸，天气一直阴冷阴冷的。

带儿子去上课外培训班，到一十字路口，停下等红灯。看到街沿上，席地坐着一位老人，老人身边放着一捆崭新的，仿佛还在散发着自然清芬的竹扫帚，另外还有几把青翠的竹洗帚。老人应该有七十多岁，穿着略显陈旧、厚重的棉衣，头发有些灰白杂乱，脸膛黝黑，布满横一道、纵一道的皱褶，一看便知是一位饱经岁月风霜的老农。老人并不吆喝，一手拿一截竹筒，一手拿一把柴刀，只埋头细细地劈着——老人正在现场制作一把竹洗帚。

在城区，竹扫帚在居民家里，虽然已十分少见，但在环卫工人的手上倒还不时可以见到。至于竹洗帚，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在现今的乡村，都已难得一见，像我儿子这样，恐怕都叫不上它的名字，更别说知道它的用途了。看见竹洗帚，不知怎么，心里蓦地升起一种亲切感，而老人在现场神情专注的制作，又吸引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

在并不久远的过去，几乎人家的厨房里，都会有一把竹洗帚。竹洗帚，主要是用来刷锅的；当然地里拔了花生，竹篮一盛，拎到清粼粼的河埠头，也有用竹洗帚来洗扫花生上的泥土；在那个牙签还不普遍的年代，牙缝里塞了饭粒、菜粒啥的，大人们也会从竹洗帚上折下一根竹丝，用来剔牙……

一把新做的竹洗帚，颜色青翠，帚丝刚劲挺拔，帚把毛扎扎的，握在手里还有些扎手。但用着用着，青翠褪尽，全身渐渐泛起暗黄；原本长短一致的帚丝，也变成中间长周围略短，不过刷起锅来，倒是更加得心应手；而帚把，不但不再扎手，还光滑圆润，散发着岁月的包浆。一把竹洗帚，在过去，总是能用上好些年头。

那时候，在我们的家里，不光竹洗帚，我们还用竹篮、竹椅、竹羹架、木凳、木桶、木镬盖……似乎每一样家具或者用具，都离不开来自山野、散发着自然芬芳的竹子和木头，离不开篾匠和木匠们，一丝一扣、一板

一眼，带着温度、带着情感、带着匠心的精工细作。然而，曾几何时，海綿、钢丝球，仿佛一夜之间，就替代了竹洗帚；被替代的，其实又何止是竹洗帚，工业化时代，塑料制品、钢铁制品等，早已大行其道。

住在城市钢筋混凝土制作的高楼里，虽然住得高了，但我们看到蓝天白云、日月星辰的时候，反比过去少了；工业制品，虽然用起来方便省事，但我们的身心，比起过去，仿佛离自然远了……

红灯停，绿灯行，我带着儿子，穿街而过。

可我的心里，还留着老人的身影——阴冷的寒冬，车流滚滚的十字路口，一位卖竹扫帚和竹洗帚的老人。我不由猜测起老人的身世来：虽说现如今大伙的生活基本都好了起来，但也不是没有穷困的人，也许老人是为了生活，不得不大冬天的还要出来做“生意”，可是这“生意”，不用想，我也知道必定是十分清淡的，退一步讲，即便“生意”红火，这些竹扫帚、竹洗帚全部卖脱手，又能换来多少钱呢，值得一个老人冒风冒雨、冒寒冒冷，大老远地从乡下赶到城里来叫卖吗？当然，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老人或者衣食无忧，只不过像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自小勤快惯了，虽然老了，但还是闲不住，还是放不下自己的手艺，所以闲着也是闲着，扎几把竹扫帚和竹洗帚来城里叫卖，卖掉了，多少挣几个闲钱，卖不掉，权当是来城里活动活动筋骨、见识见识眼界。

我希望，老人是后一种情形。补课结束，去带儿子回来，又经过那个无遮无拦、寒风直来直往的十字路口，两个小时过去，不想老人竟还在那里，看他身边的那些竹扫帚和竹洗帚，仿佛还是原来的数目，果然，老人的“生意”当真清淡得很。也没多想，停下车，我走过去向老人买了一把竹洗帚。倒不是说，我对老人同情，实际上靠我买一把，对老人也真的起不了多大的帮助，主要还是心里升起的，对竹洗帚的那一份亲切，对过往生活的那一份怀念。

回家，把竹洗帚放在灶台上，感觉似有一缕青翠、清鲜的风，正从遥远的山野，徐徐吹来……

草龙灯喜闹春

□林崇成

春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盛典，是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节日，从前春节前后农村有跑马灯、滚龙灯的习俗，如今这些习俗逐渐淡化，走村入户送喜庆吉祥的滚龙灯演变成了大型节庆活动的龙舞，以献演展示复杂的舞蹈技巧为主了。但无论如何我最难忘怀的还是1980年春节在家乡闹春的草龙灯了。

1979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1980年的春节人们开始从“阶级斗争为纲”的阴霾中走出来，人人笑逐颜开，街弄小巷出现了久违的闹猛，忽然传来激动人心的十番锣鼓声，村中居然出现了外村的龙灯队，进入家门滚龙灯，并且挨家挨户送帖子收钱，龙灯队后跟随着看热闹的大人小孩。受此启发，我马上跑回家做起龙灯来。

我从阁楼中取出收藏的稻草，召唤阊门内五六岁的小侄子小外甥们来帮忙，很快编成了一条长4米多的草龙，用空马口铁罐头剪了个

龙头，按上2个钮扣当龙眼，系上红布条当龙须，草龙身上等距离绑5根木棒，一条草龙就完成了。小侄子小外甥们有的握着木棒成了舞龙手，有的敲击火熄盖当响器，在我的指挥下出发。这些小家伙们，一个个长得胖乎乎的，穿着新衣服，红扑扑的脸蛋，乖巧可爱，大受村民欢迎，他们既惊喜小家伙们送来的欢快，又佩服这支队伍组织得奇思妙想，直呼“介好看介有趣的小人龙灯”，非常爽快地给孩子们五分、一角的赏钱，其中孙家阊门居然给了五角赏钱。民间称草龙为“谷龙”，是所有龙中地位最高的，外村的布龙遇到我们的草龙时常退立一旁，孩子们也自豪地用草龙头去触碰外村的布龙头，而外村的舞龙手们报以善意的微笑，并且称赞几句。

不到几个小时孩子们在村中绕了大半圈，共收获了七元多钱，每人分了一元多，家长们高兴得合不拢嘴。他们说，这不但是孩子人生第一次赚钱，而且是发掘了孩子的技能，为长大后融入社会得到一次锻炼。

田野上横行空荡荡的寒冷

□原杰

冬天的田野空荡荡的
稻草一垛一垛
风就在一垛垛的稻草际
急驰而过
剩下瑟瑟草叶和啁啾的鸟儿

头沾稻草
我的孩子在草垛里钻来钻去

冬天的田野很寒冷
金黄的稻草垂挂一条条冰凌
冰凌下的草垛粗大厚重

一垛草就是一个温暖朴实的家庭
坐在稻草垛下
我的女友和我手拉手儿

冬天的田野也很遥远

在孩子女友之后
站成一段距离
不敢触动稻草垛的全部苍黑
沉默
头顶阳光
我就在冬天的田野上走来走去

天长地久

□童优佩

天长地久是一个很浪漫的词语，亲情、爱情、友情，重感情的人一旦生情，总希望能够长长久久。然而希望毕竟只是希望，我也向往着一切美好的东西能够如愿地天长地久，却又清醒地感到——这不可能。

龙应台的《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感动了很多，可是在作者的文字里，感受最多的其实是忧伤和遗憾。“她还活着，可是失智，已经不认得我，不记得我，不能和我说话了。事实上，她已经‘离开’我了。”一个失智的老人，已经失去了和孩子沟通的能力。母亲活着，于她自己已经没有了明确的意义，但，于子女却仍是巨大的精神财富。打开母亲小时候的木头书包，猜测她童年的模样，回忆她年轻时的样子……

她写下天长地久，其实是告诉大家，从来没有什么天长地久，有的只是当下，只是片刻，过去了就永远都追不回来。

小时候，由于各种原因，父母

之间我似乎跟我爸更亲近些。这种亲近，完全是精神上的。读初中那阵子，爸妈经常吵架。上了师范，离家住宿，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我爸写了一封信。我自以为是懂我爸的。

年岁逐增，不知怎的，却越来越不知该如何跟父亲相处了。星期天，妈妈不在家，两个人坐着，竟无话可讲。平时打个电话，一接，他就问：“啥事情？”有时候明明有事，这一问，问得我突然结巴起来。没事，不敢给我爸打电话。

单位要填写税务表格，其中一项是父母的身份证号码，我一怔，发现自己竟一个也不记得。打电话给老爸，郑重地写下3302241952……1952、1956年是爸爸妈妈出生的年份，这两个略显遥远的数字在清楚地提醒我，父母老了。

过去总觉得历史在历史书上，今天在这两个数字面前，突然觉得历史就在自己的眼前，只是这眼前的历史，从未用心关注。

爸爸小时候挨过饿。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爸爸还不到十岁，正

是最“贪吃”的年纪，爸爸的故事都和吃有关。

那天爸爸饿着肚子去余家坝外婆家，竟在路上捡了几个“芋头”。欢天喜地地让外婆蒸熟了，结果吃了以后整个脸都肿起来。后来才想到，应该是中毒了。困难时期，几乎家家饿肚子，连野菜都被挖干净了，谁会把芋头丢在路边呢？捡来的根本不是芋头，是不明植物的块茎。

二十多岁时，爸爸做事已能独当一面。一次，生产队派他和另一个年轻人一起去外地买种子。出门时，爸爸带了5元“巨款”，另一个年轻人除了钱还带了几斤年糕。到了饭点，他们一起到点心店用餐。那个年轻人拿出年糕让店家加工，店家收了他两毛钱的加工费。爸爸直接花三毛钱买了两个大饼，那时普通大饼可只两三分钱一个。这两个三毛钱的大饼，里面夹了超多的馅料，吃得老爸满嘴流油，啧啧称赞。吃着年糕的同伴，一边心疼着两毛钱加工费，一边羡慕着老爸的大肉饼。那两个大肉饼的美味和老爸当时的得意劲儿，隔着几十年后的时

空，依然能在他兴奋的讲述中清晰地感受到。

爸爸有点大男子主义，爸爸花钱大手大脚，但爸爸从不浪费粮食，那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烙印。

经常回老家，有人说：你真孝顺。其实觉得非常惭愧。也许我也心心念念，但从没具体为父母做过什么，倒是让他们一直替我操心。只有姐姐是用行动表达对父母的关心。张爱玲在《十八春》里写曼桢感慨自己，毕竟一辈子跟在姐姐身后。其实，在对待父母亲这方面，我也永远跟在姐姐身后，只是，希望不要落下太多。

1952年，是龙年。我的爸爸和作家贾平凹、王小波同岁。为什么觉得他们比我爸年轻多了呢？王小波去得早，自然是“年轻”了，更重要的是，大概是还在文字里遗留着他们的青春热血。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昔日翩翩少年，如今皱纹满脸，何以留住岁月，唯惜眼前。其实，父母的故事，远比其他人的精彩。有空，不妨多听他们讲讲吧。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订阅号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0574-88571555 88881168

三味书店

SUNWAY BOOKSTORE